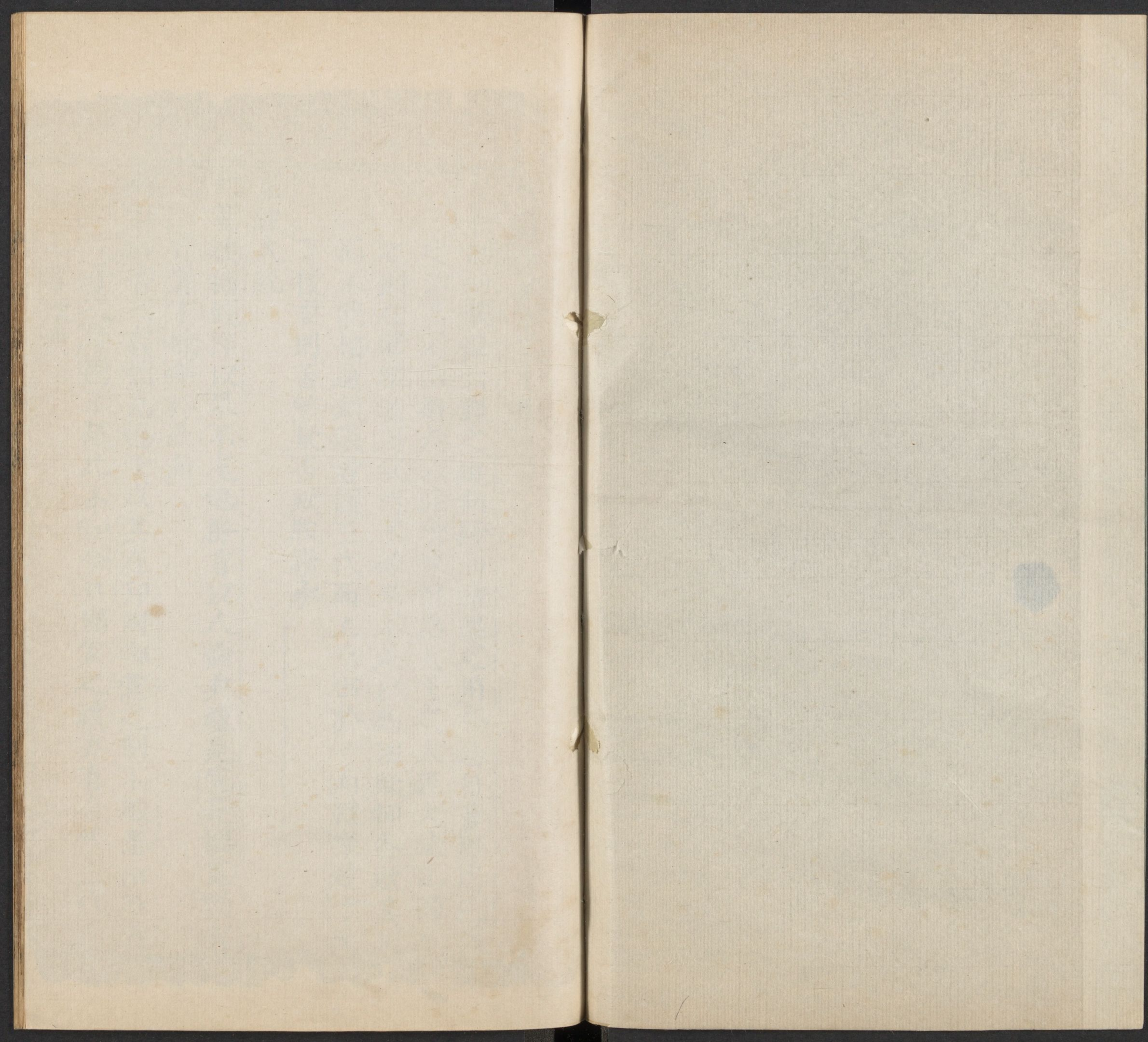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21 1941

5

75781/218(5)



辛丑科嘉靖二十年

皇帝制曰朕惟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自昔唐虞三代之治莫不由斯夫六經所陳固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而本之則在禮樂然則政列末務果不足以爲治歟抑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歟議者謂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于天下後世則不然歟否歟朕曠承

皇祖大統

列聖鴻緒踐阼以來不違他務首以人倫典禮是究是圖益勤宵旰者十餘年於茲而

郊社禘嘗之義始克協于成其在邦國鄉黨之制不暇悉指乃若天子之事固不越此不知今日國家之禮亦有合于三代而上者歟我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太祖高皇帝開天肇紀之初即以禮樂爲急蓋嘗徵賢分局以議
究切劇今載諸大明集禮者可考也不知當時諸臣折衷損
益果足以會其成而克副我

皇祖制作之意否歟抑猶有待于後歟夫復古禮樂以建中興之
極朕之志也何二十年間教化未盡乎風俗未盡美災害未
盡殄生卷未盡遂其故何歟孔子曰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
之樂也力此三者南面而立是以天下太平然則斯言也將
不足徵耶茲欲使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比隆于先王之盛
將何修而可爾諸士與子道有聞久矣宜詳著于篇朕親覽焉
欽哉

臣對臣聞帝王之經世也有立治之大本有善治之大法本

臣沈坤

者何天德在我所以制作之根抵也法者何王道四達所以
經綸之顯設也本之不立則法不能以自行法之不善則本
亦有所未盡推究而言之本立而法行者有矣未有無本而
善法者也體具而用周者有矣未有偏體而無用者也本立
法善体用備矣亦未有治功之不成者也知夫此則禮樂之
務中和之極與夫古今之制作治道之汗隆皆可得而言之
矣自昔帝王立一經世皆本之躬行心得之餘措之彌綸參
贊之業是故修于身齊于家用之于鄉黨邦國以大同于天
下蓋不獨當時蒙其至治而施諸後世猶足以俟聖人考之
而不謬其不然者則圖治無本取給于儀文器數之末本與
法判然二道此治之所以不古若也然豈惟無本且併其法
而夫之尚何足以與制作之列乎恭惟

皇帝陛下合天地陰陽之德總明聖述作之能建中和位育之功
撫盈成熙洽之運制禮作樂盡善盡美信乎遠追古帝王之
道而無媿近守我

祖宗之法而加隆者也猶且進臣等乎

廷詞以禮樂之務欲何修以比于先王之盛此誠

陛下望道未見之心也臣草茅迂賤何足以識此雖然言及之而
不言則謂之隱况黎獻帝臣方齒于萬邦之舉而愚者千慮
或異於一得之末哉臣敢不掇拾所聞以對嘗惟六經之道
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故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
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行焉先王觀履之象以制禮是故
有取于天澤之分而截然不易者其體也觀豫之象以作樂
是故有取于順動之義而歡欣無間者其情也蓋天地示人

以和序聖人因造化以成能且聖人之所以自淑其身心者
要亦不出于禮樂之外粵稽古唐虞三代若堯舜禹湯文武
武之爲君既皆以精一執中之傳建極于上而一時輔理承
化之臣又皆夷夔伊傅司名之流典司于下其在當時自民
生日用之常以極于際天蟠地之盛蓋治外無道道外無治
雖未嘗明言禮樂于天下而其治化之隆已四達而不悖矣
宋儒歐陽修所謂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于天下者
也斯時也以禮樂爲治即所以爲政而刑則視爲輔治之法
雖以是爲末務要非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者矣至於後世
享國之久者莫如漢唐宋夷考其時雖議禮作樂後先相聞
而要其制度之所就則如綿蕞之習房中之歌貞觀之儀七
德之舞與夫通禮之名雅樂之定紛紛制作未能悉舉大率

漢高祖唐太宗宋藝祖以下諸君既非有純王之德主之于上而一時任事之臣又非皆庶幾禮樂之賢以承之于下則其治功之所及要亦止于漢唐宋而已再歐陽修所謂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禮樂爲虛文者也斯時也政與治既爲二道則禮樂不過爲觀美之具而政刑亦從事於苟且之間豈止于不相爲用而已哉天啓

國朝我

太祖高皇帝用夏變夷復綱常于淪歎之後除殘去暴拯生民于塗炭之中所謂以聖人之德在天子之位而又當興王之始三重既備則制作之任自不容遁故于洪武初年天下甫定雖日不暇給而必首以禮樂爲重徵賢分局講究切劘方開天肇紀之初其規模宏遠非復漢唐宋之草率矣蓋哉

太祖以天縱聖神之資得治躬治心之道凡履中正而樂和平之實備載于

聖政記諸書者可考而知也方是時明良契合天作之會夷夔經濟始不止于陶觀牛諒諸臣而已若今

大明集禮一書其旨則斷自

宸衷其成則出于魯魯徐一夔董彞梁寅諸臣之手其禮之日二十有六以至于冠服車輅儀仗函簿之制其禮之成有九以至于黃鍾太呂弦歌千羽之式禮樂明備凡以和神人而諧上下者未必非我

太祖制作之意而在當時諸臣亦足以爲會其成矣然以

郊社之合祀並舉于一時

祖廟之烝嘗未分于特裕

大禘之禮未之蒐講

明堂之議莫有建明

列聖嗣守鴻業以來率而行之亦以舉之而莫敢廢廢之而莫敢舉也然而創與守之時不同文與質之尚未異况三五之不

同沿襲而善繼善述惟聖者能之則

今日之禮樂所以因畧致祥隨時從道者豈能不有待於

皇上也哉蓋我

皇上極建中和功收位育同符

太祖遠駕唐虞德與位之兼隆矣而又當世運百年之餘治功有成之日嗣統更議之始倫理正名之初所謂聖人乘時之會

天下改觀易聽之時也臣在學校亦伏讀

明倫大典而已知

陛下致董于綱常倫理之間矣夫禮非聖莫之有作既作而致其

情則凡其心之所不安者皆不能以無易也嗣是而後每

大禮更定必

浩詔海內故

天地昔嘗合祀矣今南北郊之建

圓丘

方澤壇坎依分方位之各得其所也亦嘗並舉于上辛矣今冬夏二至根陰根陽順以迓其吉時日之必從其類也

國初首建

四親廟既而兩京

太廟之制乃同堂而異室矣

皇上特立

太廟奉享

太祖高皇帝以報開創之功創建

成祖廟百世不遷以崇

文皇帝守成之德自

仁宣以下三昭三穆各專

一廟親盡而迺遷此即王制天子七廟周加文武二世室之義

廟樂之章佾舞之數聲容之實節奏之美率多出于

皇上之所裁定所謂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

信乎自隆古以至于今則我

國朝固當制作之盛由

祖宗創守以至于今則我

皇上又豈非集衆美之大成者哉然禮樂治道通一無二我

皇上既以禮樂爲治二十年間

宵旰圖維亦云至矣顧于治化之隆方之古昔或有不逮教化

之未盡乎風俗之未盡美災害之未盡殄生養之未盡遂誠

有如

聖制所云者此其故端必有在也臣敢昧死爲

陛下言之孔子曰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夫所履所樂非

止于見諸制作以爲經世之具而已言斯須不可以去身也

禮有之曰致禮以治躬致樂以治心故斯須不在不散則慢

易之心入之矣今

陛下自起居食息之微以至于刑賞舉措之大自深宮獨處之時

以至于

大廷朝見之際果能一一盡出于中正而和平否乎此臣之愚

昧不識忘諱顯

陛下寬其斧鉞之誅而自省焉使其盡中正而和平耶則治化之未隆者不足待也使萬分之一有未合耶此固非降污隆之本矣况今內外大小臣工未能盡體

德意禮樂之教發端士

朝廷而莫能宣布于天下故品節限制之不相踰越似亦可謂序然驕亢者或至于欺凌諂求者不謂其辱已雍容揖遜之不相侵侮似亦可謂和然利害多出于面從傾奪不下于讐敵凡若此者未必其盡去也夫以如是諸臣既不能以禮樂之道自淑其身心又不能致禮樂之道以事乎

君上亦此教化風俗災害生養囚者之所由致也

陛下誠能因臣之言赫然奮勵以正

朝廷以正百官以正萬民其出之也既有本而不窮其行之也又有漸而不紊則太平之效可以立致而孔子之言豈欺我哉臣又竊有說焉今天下以禮樂為治要之雖不能盡合而亦不至于盡廢然作興感化之機出于學校而禮樂二經殘缺已久昔人謂其數可陳也其正知也大有其數尚不能悉其義况數與義之俱失也先熹嘗欲以儀禮為經禮記為傳而樂經有有取于蔡元定律呂新書與夫別求聲音以為譜謀之說今幸際

皇上操制作之權而二三大臣豈無可與身別述之任者乎誠能頒之學校懸之師儒取之科第需之成習既久必有能者出焉此亦禮樂之大務也乃若所以養之本致治之機則惟在我

皇上持守此心內外合一又暫同歸中其和樂之日新而制度文
為之富有則天德備而王道行其輔理承化之功又
今日家相之能事耳草茅之見迂踈之談不切經濟然求言之
道願

以優容之則愚臣幸甚臣于冒

保國進之至臣謹對

甲辰科嘉靖二十三年

皇帝制曰朕惟文武一道金用而不可缺與備者也傳曰張皇六
師又曰其克詰爾戎兵此非好于用兵者邪朕

皇祖高皇帝以武功定天下即位之始信欲偃武修文以德化天
下至于

列聖相承懋修文德海宇乂安國家無事朕以支末上承
天命入繼

寶位茲越二旬載矣夫何連歲以來北虜寇疆入我中國若蹈
無人之境殘我天民前所未有本之以朕罔德基之立于君
是以教化莫克行於外者也然朕又聞之曰帝王之政守在
四夷今朕欲求長治久安之術無出于守之一端欲得其守
之道當何施用以盡其長且久焉爾多士抱經世之畧亦

有日矣宜各著于篇朕將采而行之毋忘毋隱

臣秦鳴雷

臣對臣聞帝王保大業于無疆者有經國之規模有植國之根本規模之經也存乎法根本之植也存乎仁是故崇文詰武經制豫定使夫法之行于天下者整飭而不可紊夫是之謂規模修德行仁膏澤下究使夫仁之洽于人心者固結而不可解夫是之謂根本經制定則國威立德澤究則國脉固由是萬姓胥悅于域中聲教四訖于海外大業之保蓋卓乎不可拔矣自古帝王享國長乂之道何能外是二者苟法矣而未仁則品式雖周而所以綱維之者無其本仁矣而無法則恩意雖篤而所以經綸之者無其具是謂治之偏而弗會其全始雖善而終流于弊將何以保基圖之固而綿國祚之

永也哉欽惟

皇帝陛下中和建極仁孝作孚

德化洽於民心而萬邦時憲

神武布於海宇而四夷來賓續

列祖之鴻圖貽百世之燕翼太平有道之長端有在于

今日矣乃猶不自滿假特進臣等于

廷策以禦夷之道且欲求夫長治久安之術是豈徒以修舉故事爲哉誠以草茅之下必有明習文武大猷可以裨補治體者而臣非其人也然臣即是有以仰窺

陛下堊道未見求治若渴之盛心矣敢不參之經傳酌之時宜俛
據愚見以對揚

明招於萬一乎臣嘗考之易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

也書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則知天雖以生物爲心而理物之責不能不望于君君之茂膺天眷也非徒肆于民上實以君師之道存乎我而代之理也則此斯民之安危利病世道之否泰盛衰凡可以克盡其道而奠天下于文熙武謐之域者自有不容于不講矣今夫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帝王也者又所以法天而畜治者也是故帝王以仁育天下非文無以昭休明之治故凡崇獎儒彥懷保黔黎與夫體國經野明物章軌以成經緯之德者皆文之屬也帝王以義正天下非武無以示威伐之威故凡選擇將帥振勵卒徒與夫誅暴禁亂飭法嚴備以成安定之功者皆武之屬也文以敷德則海宇奠而內順治武以示威則疆圉靜而外威震此誠有國家者不容

以保其者也使有武而無文以濟之則殺勝而流于剛其何以敷澤厚之治體有文而無武以濟之則仁務而流於懦又何以立精明之治功也哉乃若召公之告康王曰張皇六師周公之告成王曰其克詰爾戎兵此其爲言若有所偏者而不知亂者保其治者也危者保其安者也揚武者乃所以覲文初非好于用兵也一或講之無素備之弗豫則所以爲防者必踈而其爲累也亦必不小是誠不容以或後者也臣聞中國之有夷狄猶陽之有陰晝之有夜君子之有小人不能以必去焉者也是故先王建國列之侯封采服之外所以峻其防焉號令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所以別其類焉刑以懲叛禮以懷來所以服其心焉柰之何狼子野心非我族類重以消長之勢無常強弱之機莫測值其弱則稽顙而稱

臣當其強則犯順而干紀蓋自古則然矣故有化足以成風
動而不免於有苗之征德足以臻時久而免于鬼方之伐
治足以致中興而不色於獫狁之祀熾是又奚足為盛世之
累或故曰帝王不患有夷狄之強而患吾無禦之之具不貴
有禦夷之具而貴吾無以致夷之寃而已矣強本以治內嚴
兵以固圉來則必致去則不追務使各安其所而不敢干吾
治者茲非計之良乎三代以降此道則寢微矣嬴秦命將出
師築塞以禦強胡糜費巨萬夷患未祛而國釁已不可救矣
是故虛內以事外漢武以雄才大畧之資為窮追遠討之舉
登南臺于塞北絕王庭于幕南夷氛雖息而民生已不勝困
矣是謂計末而忘本斯皆策之最下者也他如唐稱臣于突
厥既病貽謀之不臧宋追辱丁遼金復患修攘之坐失是文

幾于無策矣安得而不淪胥以致滋極乎幸而

天啓

皇明我

聖祖高皇帝以天縱之聖奮起淮甸迅掃腥膻驅之北歸絕其南
寇建自古所未有之事功復帝下所自立之中國

神謨勇畧固嘗以武功定天下矣至于

即位之始于戈甫息乃欲偃武修文以德化天下者其故何哉
夫亦以天下初定扶傷持危舉天下休息道莫先於此非故
果於忘戰耳也觀其思患預防

垂訓諄切所以奠不拔之基以貽則後昆者何深遠也肆我

成祖六飛三駕再昭捷伐之威爰及

列聖養威峻防不忘制馭之策其所以綿

國祚之永而恪遵

成憲者又何明備也仰惟

皇上蘊神明之德際

中興之期武以止戈為威兵以全四為上疆場之患撲之於方

萌隱微之禍消之于未著南夷緊頸北虜貢琛唐虞三代之

盛何以加此

聖祖

神孫後先相望

盛德大業為祐無疆

國家長治久安之術尚何以他求為哉雖然帝王望治之心無

窮人臣愛君之心無已故古稱人舜之知必曰好問好察彼

賈誼當文帝之世猶有取于曆火積薪之喻焉則臣雖

所以仰稱

德意而自靖厥忠百可終默焉而已乎臣請得而籌之夫王者

以京師為室以四夷為藩籬其內外遠近之

分先後緩急之意蓋不待較而知也粵自先王寓兵于農之

意既壞而後世禦之道不容不分要之厚民所以足兵恤

兵所以衛民實資而非相病也然則端本自治之道夫亦

于二者而加之心乎以今日之民言之安其田里施之教化

殿最書于臺臣四守牧有考利病關于藩臬而興革以時以

至水旱凶災之必聞賑貸蠲免之屢下是

陛下所以厚民者無不盡也以今日之兵言之歲給之衣月給之

糧額籍總于司而而逃亡可稽節餼授于制帥而上下有統

以至團練教習之有方賞罰鼓舞之無倦是

陛下所以恤兵者益遺策也夫民安而本益以固兵精而氣益以振是宜勢益以昌威益以遠文熙而武益以謐也然而北虜之窺伺猶昨邊境之烽火繹聞頃者入我中國若陷吾人之境誠有如

聖諭所及者此其故何也臣愚以爲

聖心之憂民至矣而所以宣力于下者或非其良

聖政之養兵善矣而所以分闔于外者或非其寄是故以承奉敏捷爲能而不勞心於厚下以期會簿書爲急而不加志于推恩甚者銳意催科虛張歛散之能厚自封植因行漁獵之計夫守令之職最爲近民使天下果若人焉又安能保斯民之皆得其所乎以統袴而濫鞞鈴之寄方畧有所未聞靈士奔以張威福之權撫綏有所未備甚者功苗速化馳捷報之靈

聲志切自照仍僨帥之故藏夫三軍之命懸於一人使將帥而威若馬又安能保邊兵之皆樂於用乎夫民心不固而示敵以守是投之以可乘之隙守之未見其固也士氣未張而應敵以戰是先之以可敗之道戰之未見其利也然而長治久安之術抑何以他求爲哉亦惟重守令之任而選之也必精使郡縣之布列皆龔黃卓魯其人焉于是嚴黜陟之典申久任之規勞心撫字必增秩以示榮奉職無聞必奪爵以示辱塞奔誥僥倖之門斥闕茸貪墨之吏如是則民安而無復失所之嘆矣重將帥之任而簡之也必慎使闔外之分據皆頗牧韓范其人焉于是專委任之托昭勸懲之典有功必賞寬之以歲月之餘有罪必誅畧之以文法之細無以一人之譽而尚其賢無以盈箠之謗而撓其志如是則兵精而威

起報效之思矣由是而昭武勇以示威修戰備以利用謹閑
隘以辨奸遠間諜以防詐嚴吾之守以俟敵之戰將見按之
無釁覘之無隙厲知吾之有守矣以靜制動以逸待勞虜屈
吾之不戰矣茲一曰帝王萬全之策古今不易之道也尚無虞
患之足憂耶否則玩寇輕敵其禍大邀功主事其計危嘗非
臣之所敢知也雖然禦夷之道固在于治內而治內之要莫
切于治心故心正于正則事無不正而天下蒙其福心蔽于
邪則事無不邪而天下與其憂

陛下紹心學之傳發心統之秘

敬一有箴四箴有所以預養此心者固已能自得師矣臣恒
慮操持之甚難不識之不易耳夫人主深居九重攻之者眾
倘于防微杜漸戒省察克治之功一未至焉臣恐虛明甚

一之体有不能復如其初矣臣願

陛下戒之慎之明通公濟以祖其本靜虛動直以培其基戒謹于
不覩不聞之時察識于內外賓主之辨親賢遠佞俾一暴弗
替于十寒慎終如始使九仞罔虧于一簣淫哇之聲音巧之
色則曰吾心之賊也便嬖之言側媚之態則曰吾心之蠹也
土木遊田之娛宮室侈靡之奉則曰吾心之所喪失而不自
覺者也兢兢如堯業業如舜慄慄如湯亦保亦臨如文不泄
不忘如武則心存而德可修德修而道可立道立而政可舉
由是顯設于

朝廷而庶事康矣

頒布於四海而萬民樂矣洋溢于蠻貊而四夷慕矣天地位萬
物育諸福之物可致之此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此非臣之

臆說也伯益之戒舜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漢儒董仲舒曰
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而宋儒朱熹亦謂其本不
在威強而在德業其任不在邊境而在朝廷其具不在兵食
而在紀綱此端本之道古今一致而實臣愚之所嚮望于
今日者也惟

陛下不棄芻蕘

留神省覽見之施行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干冒

天威戰慄無地不勝惓惓仰望之至臣謹對

宋科嘉靖三十二年

皇帝制曰朕惟人君受

天之命而主天下任君師治教之責惟聰明睿智足以有臨自古
迄今百王相承蓋天立極經世牧人功德為大是故道統屬
之有不得而辭焉者唐薛愈氏乃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
子之傳至孟軻而止孟子則以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皐陶
伊尹萊萊太公望散宜生之為臣各有聞知見知之殊其詳
畧同異果何義歟其授受之微有可指歟宋儒謂周敦頤程
顥兄弟朱熹四子為得孔孟不傳之緒而直接夫自古帝王
之道統果若是班歟其講求著述之功果可與行道者並歟
抑門人尊尚師說遂相稱誦而忘其僭歟唐宋而下豈不
能比隆唐虞三代之盛其間英若詎辟無世宰物德澤加于

四海功烈著諸天地者不可槩少果盡不可以當大君道統之傳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體堯舜授受之要而以執厥中論人心虛靈之機而操存弗二我

成祖文皇帝言帝王之治一本于道又言六經之道明則天地人心之心可見至治之功可成斯言也真以上繼主王道統之正下開萬世太平之基迨我

列聖克薦前業所以開天常叙人紀者歷百八十餘年于茲朕承祖宗鴻業登踐寶祚惟敬惟一叙彝倫敦典禮祈

天命拯民窮思弘化理以成參贊繼立之功者宵旰孳孳不遑寧處茲欲遠紹二帝三王大道之統近法我

祖宗

列聖心學之邃近述而彌光粹乎無以尚矣乃猶于萬幾之暇

臣等于

廷俯賜

清問且曰宵旰孳孳不遑寧處臣有以仰窺

陛下望道未見之心矣草茅鹿豕何所知識可以仰裨

聖學之萬一手雖然溷濡

聖化益亦有年其于我

聖祖治道之盛及我

陛下心學之精亦嘗佩服涵泳有以少窺其涯涘矣敢不敬陳以

對揚

休命乎臣嘗聞之天地未判道在天地天地既判道在聖人是聖

人者道之宗也又嘗聞諸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

之靈實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是元后者人之主也然則道在天下安得不屬之聖人又安得不屬之大君也哉是故三代而上位稱其德達而在上者莫匪聖神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請因

聖問而條陳之唐虞以往書契未立述哉無以稽矣故韓愈孟軻之所稱率自堯舜而始愈謂堯以自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是立功立言雖異以言乎道統則均也軻謂由堯舜至于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于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萊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是見知聞知雖殊以言乎道統則一也

列聖心學之傳舍是又何所致力而可夫自堯舜禹文之後孔子以來上下千數百年間道統之傳歸諸臣下又盡出于宋儒一時之論此狀所深疑也子大夫學先王之道審於名實之歸宜悉心以對毋隱毋泛朕將注覽焉

臣李春芳

臣對臣聞帝王之治本於道道立而後化以之弘帝王之道本於心心純而後道以之會心也者統夫道者也心有弗純則存諸中者無貞純精一之懿其於道也為小成道也者弘夫治者也道有弗粹則弊諸外者無正大光明之業其於治也為小康小成不足以語天德小康不足以語王道斯豈帝王之所以繼天立極者哉故必本之心也渾乎天理而有以於內聖之基而後敷之治也若乎天道而有以熙外王之業

天德王道其極一也然其本則係之學焉而已矣學以純心
心以會道道以出治治以格天其在當時也則帝王之治法
以立其在萬世也則帝王之心法以傳斯其道統之所由啓
乎循之而唐虞三代是也得其似而理漢唐宋是也至于有
宋諸儒則亦講明斯學以翼乎聖道而已矣烏可以與帝王
金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

成祖文皇帝体天弘道因心出治以上繼皇王道統

陛下則又

神聖縱于天光明緝乎學而治之所由溥四達不悖黃憲透徹
融洽周遍二帝三王道統之傳遠紹而無間

二祖

觀孔子有志三代之英而自傷其未逮伊尹樂克舜之道於
猷訖而必以吾身親見為幸則托之空言者豈若見之行事
哉此二帝三王之道所以為獨盛而道統之傳非帝王莫之
能當也何也夫所謂道者非徒以其蘊之心也以其本之心
而宣之化也是故以之經天則陰陽宣節天道其清乎以之
韓地則山川靜翕地道其寧乎以之總民物之紀則百姓太
和萬類咸若民物其熙乎道猷章而道妙流焉實政又而實
心昭焉体用一源者也微帝王其孰能與于此哉然求其要
則心焉盡之矣究其功則學焉盡之矣何也非道無以弘天
下之治非心無以會天下之道而學也者所以純心以体道
疑道以出治者也夫哉學乎斯固帝王之所不可忽者乎是
故格于上下堯舜之道盛矣然求其所以為學者則曰欽明

允恭其所以事其心者何如其至也重華協帝舜之道盛矣
然求其所以爲學者則曰濬哲溫恭其所以事其心者何如
其至也三代有道之長禹湯文武之道亦云盛矣然求其所
以爲學者則曰勤儉曰執中曰緝熙執競其所以事其心者
何如其至也則夫治之所成黎民於變也四方風動也文命
誕敷也萬邦惟懷也燕及皇天會朝清明也唐虞三代之化
巍乎其不可及者謂不本于此哉德至此而後謂之天德道
至此而後謂之王道若夫臯陶伊尹諸臣贊翊之功固不可
泯而其它中圖太以恢弘化理建中建極以丕昭道猷者豈
諸臣所得而專之哉故易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
成而代有終也此之謂也三代而降享國長乂者莫如漢唐
宋其間英君詎辟撫世宰物德澤加于四海功烈著諸天地
者亦不可少誠有如此

制所云者是故漢之除秦苛也深得弔民之理以至七制興
風俗淳美矣唐之靖隋亂也汎於底定之功以至三宗迭出
海宇乂安矣宋振五季之衰也愛養民力出生靈于塗炭之
苦而好文守成之主又繩繩相繼焉不可謂其盡畔于道也
向使盡畔于道則不足以總一四海整齊萬民矣又安能歷
數百年而巍然民上以握神器乎後之尚論猶不能無憾焉
者以其學之未純焉耳學苟未純則蘊之心者不足以語帝
王精一之傳敷之治者不足以語雍熙太和之盛斯豈天德
王道之極哉夫惟道化衰于上而後講學倡于下此宋之四
子所由興也以周敦頤言之學以主靜爲宗以一爲要而究
其極於明通公溥不由師傳默契道体者也以程顥兄弟言

之涵養則曰用敬進學則曰致知而又欲以大公順應覺天
地之常寬和嚴毅殊途同歸者也以朱熹言之以講學爲入
門以踐履爲實地博極群書而會通於心集諸儒之大成者
也此四子之學之大較也是其學固亦遠宗乎周孔而授之
以政則亦伊傅之傳耳夫卽爲伊傅也猶不可與帝王金况
無伊傅之業乎何也道在天下惟帝王爲能行故道統在天
下惟帝王爲能傳而臣之賢者能者則效用仰承于下者也
輒欲接續帝王道統之傳不亦僭乎故四子者謂之有功于
斯道可也以之直接帝王之道統不可也何也不觀之天乎
方萬物之生也日以暄之雨以潤之風以鼓之雷以動之夫
天穆然深爾確然靜爾然頌生物之功者必舉而歸之于天
而日與風雷不得而有其功何也太和之充溢天實司之

日與風雷效其動而已矣可與天道金乎知日與風雷不可
與天道金則知臣不可與君道金矣知臣不可與君道金則
知四子者不可與帝王金矣而後之推尊者若黃幹則叙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而直以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二程
得統于周子先師朱子得統于二程而撮其要旨于君敬窮
理致知克己四者而謂于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
於此至于真德秀則曰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
至二程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吳澄則曰周子始
有以接孟氏之傳于千載之下二程則師于周子而傳其學
後又有朱子集周程之大成是皆得夫道統之傳者也夫德
秀以爲道至周程朱子而大明則誠有之若黃幹吳澄遂以
四子爲直接皇上道統之傳于千載之下迺相稱述其論蔓

衍波流直至于今學者尊之而莫敢違信之而莫或疑抑孰知其失之過乎故四子講明著述之功不可謂其無裨于經而直以爲遠續道統之傳與帝王並論焉是誠門人推尊之過恐亦非四子之心也是故由唐虞而三代由三代而漢唐宋其帝王道統之傳端不可誣若秦之于漢六朝之于唐五代之于宋則皆帝王之驅邪烏足以與斯道哉至于胡元則又我

皇天厭亂我

太祖高皇帝挺生淮甸廓清海宇我

成祖文皇帝篤生於後丕紹鴻休其治化之隆真有以遠追唐虞

三代之盛而超軼漢唐宋之上矣然其所以致治者則莫非本于道其所以體道者則莫非本於心其所以存心以體道體道以出治者則又孰非學以基之也哉

聖制所謂

太祖高皇帝體堯舜授受之要而允執厥中論人心虛靈之機而

操存勿二我

成祖文皇帝言帝王之治一本於道又言六經之道明則天地之心可見至治之功可成帝王相傳之要端在是也然臣嘗求我二祖聖學之精則存心一錄與夫聖學心法尤其至要者歟存心錄凡歷代帝王祭祀有感於灾祥者備載以垂訓而于敬天之怒無敢戲豫者尤致意焉聖學心法凡有關於君臣父子之道者評述以迪後而于敬天法祖用人理財者尤申重焉

則我

二祖之所以爲學者具見于二書而精純貞一心即二帝三王之心太和咸熙治即二帝三王之治天德王道巍然煥然又奚惑哉此

列聖之所以克萬前業開天常叙人紀歷百八十餘年而

皇圖鞏固者信皆有得於是也恭惟

陛下以聰明聖智之資懋精一執中之學心之所裕者與天地合其德治之所成者與皇王匹其休肆今大流衍百姓太和德洽于中夏威行於蠻貊至治馨香達于上下而休徵畢集千古所未有也臣何幸躬逢其盛哉臣嘗竊窺

陛下之所以臻此者信本於學而學之精實典要則又莫過於

敬一之一箴而彛倫之叙典禮之敷所由出也臣請得而陳

之其曰人有此心萬理咸備体而行之惟德是據蓋言道本於心也其曰匪一弗純匪敬弗聚畏天勤民弗違寧處蓋言學以體道也其曰敬怠純駁應念頓殊徵諸天人如鼓蒼桴蓋言治以徵學也其曰郊則恭誠庭嚴孝趨蕭于明廷慎於閒居反躬以實踐也其曰天親民懷永延厥慶光前垂後綿衍蕃盛考祥以視履也語其目則極之極其精而不亂究其旨則合之盡其大而無餘斯其學即二帝三王之學心即二帝三王之心而至治之成近有光于

二祖

列聖之傳遠以時乎唐虞三代之盛夫固體信而達順合一而不測者也存之爲天德而日新之盛德以裕運之爲王道而富有之大業以昌帝王之道統謂不在茲乎臣欲以議其盛而

且未易以名言矣復何所稱述以為

聖學之禪乎然臣聞之書曰慎厥終惟其始易曰日月得天而能

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又于其道而天下化成於

陛下之自箴也亦曰終如其始又曰日新不已故學必緝熙而後

底於純治必永貞而後底于化

陛下之學亦既純矣天下之化亦既洽矣然

端拱穆清之上二日事有萬幾有一之弗得其宜非純也

此勅天之命惟幾惟康堯舜所為兢兢也四海九州之遠剛

柔異性輕重異宜有一之弗得其所非洽也此一夫不獲時

予之辜堯舜所為拳拳也學之純若不使其或間化之洽者

不使其或瀉夫然後常敬常一而道久化成其在茲矣非我

陛下所當致力者乎其要則在求之心而已矣

太祖高皇帝嘗諭輔臣曰防閑此身共不妄動自謂已能防

此心使不妄動尚誰能也

成祖文皇帝嘗諭解縉曰心能靜虛事來則應事去如明鏡止水

自然絕是天理是

二聖之學誠不外于心而得之也臣願

陛下教以道自任上法乎

二祖反求諸一心養之於念慮未萌之先以存其寂然不動之體

察之於幾務既興之際以妙其感而遂通之用俾其湛而虛

也神而明也與太虛同其空洞焉日月同其照臨焉四時同

其運行焉萬物同其冲和焉則一心既正萬化以行敬不期

敬而自爾其常敬一不期一而自爾其常一天德益以立王

道益以溥矣帝王道統之傳不其益光也哉至於用人必當

而臯陶稷契之在列行政必允而禮樂刑政之巨敷則又此
心之妙用而我

陛下之餘事也何敢以瀆
聖聽哉

陛下倘能鑒臣之愚而于所謂敬一者貞之于久而會之于心則

道統之傳亘古今而獨盛矣斯文幸甚

宗社幸甚臣何任禘一隕越之至臣謹對

庚戌科嘉靖二十九年

皇帝制曰朕恭承

天命君主兆民二十有九年於茲矣顧論治者徃徃以敬

天動民為務古先帝王之所以興道致治與我

祖宗之所以立極垂憲外不外此二者其為治之迹可舉而言之

歟朕寅奉

上玄欽若

天道而凡以惠卹計安平斯民者未嘗瀆更少懈其念比歲以來

嘉祥屢臻方內又寧

天人交應之固不可誣也然水旱饑荒苗狄不靖民生未遂治化

未孚豈朕誠之必有未盡者亦或任事之臣親民之吏果能

都體朕勤恤之心也歟無乃玩愒貪殘弗念於民者歟朕欲

俾休徵時名邊徼不聞白工允釐庶績咸熙不令一夫失其所朕志也當何道而可以臻此爾多士蘊蓄有日豈無我勳者宜明著于篇毋泛毋隱朕將覽焉

臣唐汝楫

臣對臣聞帝王之致治也有敬畏之誠而後可以弘天下之大化有當務之智而後可以執天之大機何謂敬畏之誠上体天心下卹民隱精純而懇至者是也何謂當務之智辨人才之實得任馭之宜翕受而敷施者是也惟誠也故與道致治之具皆根于交修儆戒之真而其治也為有本惟智也故承流宣化之澤自得乎執簡馭煩之方而其運也為不勞治有本則王道敷于天德而天下之大化以弘運不勞則端拱委于責成而天下之大機以執是故古之帝王竭一己之

誠而敬天勤民以克盡其代天理物之責極一己之明而選賢任能以聿臻其成熙底績之功愛民以奉天知人以安民權度精切而恩惠廣大機之所以妙運而不測也庶明勵翼而帝力不知化之所以溥溥而無疆也由是垂衣裳而萬國寧戢兵革而四夷服太和薰蒸青不作致治之盛孰有加于此哉欽惟

皇帝陛下亶神聖之資邃敬一之學中和建極仁孝作孚

至德凝于淵默而靈貺昭祥

神功徹于

昊穹而休徵協慶肆今至治馨香昭著于上下大化流行徧洽于華夷蓋千古所未有也乃猶不自滿假進臣等于廷策以敬

天勤民之道惠卹計安之畧然臣即是有以仰窺
陛下望道未見求道名渴之盛矣顧臣愚學漸稽古志切獲忠政
不披瀝罄竭以對揚

休命于萬一乎臣惟古聖王之致治也莫不以敬天勤民為首
務蓋以帝者天之子也天子者父天母地而以養人為貴者
也以子事父可不敬乎代天養人可不勤乎然知所以敬天
則必求所以勤民惟勤民之政有驗於實用斯敬天之心不
徒為虛文矣此又天人通一而不二之理也嘗觀之詩曰敬
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何如其為敬也書曰
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何如其為
勤也故堯之兢兢舜之業業禹之孜孜湯之慄慄文王之亦
保亦臨武王之義勝敬勝其實宜於堂徹于表裡而嚴恭

于顯微是以敷之勤民之政則所謂勞來匡直利用厚生歟
福建極康阜惠養者無不至矣故嘗時治化之隆冠絕古今
而卓乎不可尚矣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宇

成祖文皇帝續嗣丕圖其駿烈鴻猷固不容以殫述而其立極垂
憲之大者實不外乎敬天勤民而已矣如精誠之錄

大祀之文皆所以崇

祀典而敬

天也因旱免租告饑賑粟皆所以恤民隱而勤民也書魯為年胎
燕之謀以啓佑後人者猗歟盛哉

列聖相承授受一道至我

陛下妙契真傳敬承

先緒益有以揚而光大之
郊壇分祀辨正陰陽之位

欽天有記煥發昭事之忱其敬天也可謂至矣

躬祈禱以重農事蠲雜租以濟民艱發內帑以蘓困窮減貢獻
以節冗費其勤民也可謂悉矣

臨御以來二十有九年于茲敬慎夙夜不遑寧處蓋始終如一
日也方今文恬武熙內寧外謐天下樂育于大和雍熙之域
而溷濡才汪濊浸潤之澤者亦既久矣然民歌有年之頌而
水旱饑饉或時見焉人樂承平之休而烟塵鋒鏑或竊發焉
寇潦類仍閭閻愁苦胡騎猖獗邊陲繹騷夫天人之應不誣
而安攘之功有自今若此者豈惟

陛下慮之臣亦且疑之矣臣請根據其說而條陳之夫王者

于天而察法于地天確然示人易也必五行四時宣其能而
後彰保合太和之化地隤然示人簡也必山岳河海運其功
而後著含弘廣大之德然則人君之治天下亦至易至簡也
而其致理圖化當必有共濟之哉太公之制矣臣聞天生萬
物不能以自理而命之聖人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
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聖人以一身裁天下之務不能以獨
理而命之庶職曰惟土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
以爲民極稽古稱盛治者不過于唐虞三代然欽明濬哲之
德必牧岳熙載寅亮天工而後協和時雍之治成焉寬仁勤
儉之德必百僚師師俊彥旁求而后文命章敷兆民允殖之
治成焉至于文武亦必六卿率屬以摠之於內九卿分治以
布之于外而後咸和永清之治成焉百姓用康在庶官之惟

叙黎民敏德由臣隣之克舉大猷然也且人君以一身成位
乎中耳目一聞見也手足一運用也垂民之繁庶務之集非
惟勢不克一而身已亦勞矣臣未見身處其勞而能致人於
逸者也故人君子此亦惟執天下之大機而圖之譬之柁以
運舟括以發矢功用神速無難致者固非物上而煦也而德
澤之流善編而無方矣亦非事事而察之也而神明之用蕪
舉而不賈矣蓋所謂廓然大公儼然至正泰然行其所無事
而坐收百官衆職之成功者此爾臣伏讀

聖制曰水旱饑荒苗狄不靖民生未遂治化未孚豈朕誠之必有
未盡者臣愚以爲懷山襄陵之水不失爲治世焦山烈石之
旱不累于明王化足以成風動而不免于有苗之征德足以
臻時久而免于鬼方之伐是水旱夷狄之患何代無之殊

不足爲有道之累也故昔之言者曰天心仁愛人君時出災
異以警動之又曰帝王不患有夷狄之侵而患無禦之之具
不貴有禦之之具而貴吾無以致夷之窺而已然則
今日仰答仁愛之

天心曲盡備禦之至計是誠不可以不之講也臣又伏讀
聖制曰亦或任事之臣親民之吏果能都體朕勤恤之心也歟
乃玩愒貪殘不念于民者歟大哉

皇言所謂明見萬里之外獨觀萬化之原者也臣請發
淵衷而極論之夫變不虛生致寇有自犬變之來人心之怨也人
心之怨吏治之非也今

陛下憫念黎元心固切矣而所奉行于下者或不能精白以承
休則膏澤屯而不究矣外夷之侵內備之弛也內備之弛將

領之非也今

陛下惠養軍士政固善矣而所以分闢于外者類多苟且以塞責則威嚴弛而不振矣嘗聞四海之利病係于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于守令之賢否乃今催科賦歛以效職而無何宣惠和之政簿書期會以呈能而鮮亮采請共之惠甚者儼上剝民為國歛怨恣意貪饕肆行漁獵者尤可畏也夫守令之官最為近民使天下皆若人焉則小民其有不困者幾希雖日廩

陛下焦勞之思而斯民流離轉讓陷于危亡

陛下得而見之乎兵不能禦敵由於將非其人將不能將兵由于用非其道乃今世冒統袴之家習難以責其折衝禦侮之勇召募挽強之粗才初不聞乎虛張弛之方甚者擅奪百力

扣除常給殘靈多端剝削無厭者尤可畏也夫三軍之命

於一人使將領皆若人焉則邊任其有不困者幾希雖日切陛下宵旰之憂而軍士扼腕疾視莫之控訴

陛下得而見之乎然則足國安民之道弭災禦寇之方豈必他求哉蓋明百官修輔則夏后之山川以寧方叔壯猷則宣王之武功以競今日民生之未遂守令之責耳邊圉之多儆將令之責耳

陛下知致弊之由曷思所以救之乎病化理之壽曷思所以更之乎史有之曰今之邪守民之師帥也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息澤不流蓋言守令之任不可不重也任守令之道大約有三精其選嚴前議久其任而已矣必先安靜憫恤之求監賢愚混淆之先里殿最核實之條畧累資積考之說所謂秩當

遷也不移其地祿當厚也不移其官可也他若馭之以八統
察之以六條叙之以三式法固亦有可行者也志有之曰將
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強輔隙則國弱蓋言將領之任不可
不重也任將領之道大約有三慎其簡重其責假其權而已
矣必公取舍而不以愛憎加較勇畧而不以黷貨進功必錄
而不以賤遺罪必誅而不以親貸無持細苛而長養其後石
超距之氣可也俯從寬假而開放其鷙擊虎搏之心可也他
若先之以六術繼之以五權察之以八徵法固亦有可用者
焉甄別黜陟之典行則賢者相而不賢者亦有所畏而不敢
鼓舞振作之用神則能者勉而不能者亦知自奮以效用由
是稱強項者有砥礪名節之董宣持風裁者有不畏貴戚之
鄧都後催科者有勞心撫字之陽城敦本實者有修明

之衛颯而守令得人矣守令得人則民遂安全飽煖之欲而
無咨嗟愁苦之聲陰陽不至于繆盪氛氣不至于充塞人心
訢合而天休滋至何有乎水旱饑荒之患哉設或數有適然
災沴時作而吏稱民安本業以固所謂有道之國天不能災
地不能阨年穀不登而民無恙者固官志矣由是司督撫
者抱良平之器膺統馭者負詳白之才分圖之鉞者必李牧
魏尚其人焉據險阻要者必張仁愿王承嗣其人焉而將領
得人矣將領得人則有摧堅制勝之具而無奔北敗衄之虞
先聲以奪其志持勝以寢其謀聞望精神可以潛消驕悍何
有乎憑凌侵軼之患哉設或桀鷲未馴梟雄反覆而養銳蓄
力禦備有素所謂來則懲而懲之去則備而守之寧我制人
可常坐而役敵矣故曰聖人在上日月不薄食雷發不震雨

霍不為災又曰中國有聖人海不揚波重三譯而來朝臣愚
何幸而得躬逢其盛耶雖然臣舉其要猶有言者焉夫養士
莫大乎學校而今之守令學校之所儲也必謹庠序之教崇
師儒之職一道德以明禮義而不以割裂裝心為能尊經術
以正習尚而不以規程課式為藝如陽城之在國子胡瑗之
在鄉學則菁莪樂育之教興免置好仇之才出矣故居則為
端人正士出則為循吏良臣而何慮乎守令之不賢選將莫
大手武舉而今之將領武舉之所拔也必身飭騎射之技兼
舉文學之科深于兵法明經者其事而廢妄不之用親試
其勇而有謀者待以不次之位而章句不之取不率教者不
得舉于鄉不有實學者不得舉于武舉不義忠信之道明
奇正機權之畧諳矢故無不則不舉不書不畫不之臣有事則為

腹心于城之將而何慮乎將領之不賢雖然臣究其本猶有
可言者焉孔子曰為政在人言安民之本于知人也取人以
身言知人之本于自治也知人之哲盡則安民之惠行純心
之本端斯用賢之道得此古今不易之定論也况乎人君以
一人之聞見而欲盡天下之賢才力既不能日亦不給是故
議道自已以守至正恭已南面建其有極天然後明目達聰
廣四方之視聽鑑空衡平定百官之妍媸孰有能遁其情者
乎于是乎人必稱官官必稱職大小臣工罔不碎斫薦忠修
明職守政治彰教化洽而海內晏然矣董子所謂正心以正
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此之謂也仰惟
陛下敬一持心無逸示訓敦操存涵養之功懋時敏日新之學所
以正其心者已無不盡矣則大取人以身之則純心用賢之

本臣復何言哉抑臣聞之書曰慎一日終惟其始蓋言銳于始者未必繼于終而勝于暫者或不持于久故四時常運不息其機日月貞明不改其度王者法天以行健不輟其功純一而不已聖學之所以光明也夙夜而不怠基命之所以宥密也今

陛下齋慄對越之心勿懈須臾惻怛慈惠之念無少瑕翳固矣然理欲危微之辨間不容髮操舍出入之防實則無時是故作之以憂勤矣而或乘一以因循出之以誠篤矣而或勝之以儀文防微杜漸之戒省察克治之功少有弗至竊恐虛靈之體必將窒而不達裁制之用亦有幾而不當者矣臣願陛下始終如一而不雜于二三自強不息而無有乎間斷防閑于莫見莫顯之際敬謹于不言不動之時端莊靜一凝其貞也

明通公溥植其本也慎密緝熙聯其開也長承其德也恨抵于一心而顯設于庶務卷之于退藏之密而達之于酬酢之神誠由此立智由此出化由此弘機由此執以此事天則恐惧不弛以此治民則曲成不遺以此任賢則有克知灼見之明以此立政則妙裁成經緯之用行于朝廷而群工率職矣布于邦國而百姓樂業矣洋溢于蠻貊而四夷來王矣克塞于穹壤而萬物蕃育矣三光凝七政齊諸福駢集百嘉增遂天德孚而王道終矣此端本澄源之道聖修功化之極實臣愚所惓惓懇望于

今日者也

陛下不棄芻蕘留神省覽天下幸甚臣愚幸甚于冒天威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癸丑科嘉靖三十二年

皇帝制曰朕聞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者是上下之職均有其
不易之理昏才之主亦多此之上者曷不自勉諸耶朕承

皇考

皇妣近澤所鍾丕荷上天民命簡畀后職勉法

祖宗敬

天愛民由胞及與未嘗敢忽何爲臣者無克艱之思每懷欺于謗
甚至勾沙漠以爲骨肉但逞叔主之逆不顧胞與之害比其
至大者他皆可例焉君逸臣勞都能言諸曰心身行甚少先
行其言之聖訓視作空言矣爾多士身未居于位而心志正
在明白地聞見又矣必有不賜之論宜直列于篇以對

陳謹

臣對臣聞帝王之御世也致治于無虞者君臣相得之功保
治于無疆者君臣交儆之助何者天之立君所以任繼天之
責君之得臣所以弘子民之道是君臣之分雖殊而克舉之
司則一使非有相得之情則分隔而志不通無以究經綸之
蘊非有不儆之益則面從而心日弛難以致一德之孚惟夫
君立其綱臣任其事則心不勞而萬幾日理君處其受臣獻
其忠則忘不怠而化理維新夫然則君臣道合所以謨明
諧者有成功上下情聯所以輔理承化者有偉績蓋國祚于
苞桑之固措天下于太山之安者端在是矣欽惟

皇帝陛下以

剛健中正之資備

文武聖神之德光昭

大統克續

鴻基肇中興之令圖開太平之昌祚蓋粹乎位斯道之中而建
繼皇之極者也臣竊伏草茅遙瞻
治化久矣廼者叨有司之薦得以與

大廷之對而

聖策有及于君臣克舉之言臣謏陋粗疎之見誠不足以裨

國論之萬一然一得之愚敢披忠悃就

陛下所問及者而敬陳之嘗考之書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
父母言天之立君所以代天而施長民之政也詩曰藹藹王
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言君之得臣所以体君而敷惠
民之澤也君代天而爲之子是故所居者天之位也所宜者
天之言也所行者天之工也以上天化育之所以不及而寄

之于君則君之責亦甚重矣臣体君而爲之用是故所食者
君之祿也所治者君之民也所理者君之事也以人君分
之重寄而托之於臣則臣之責亦不易矣是以克艱厥后克
艱厥臣誠有如大禹所論者在昔唐虞之世代天者有放
重華之聖其克艱之任爲不負矣而當時輔弼之臣隨事分
理同心以協其謀都俞吁咈儆戒以成其美是以上下交而
德業成而時雍風動之休至今稱盛治也三代之時在上者
有祗台建中之君純德被義之主其克艱之責可以繼唐虞
而稱美矣而其贊襄之位亦皆相知以心形迹不累相濟以
道飭厲無疑是以君臣孚而世道泰而雍熙太和之治後世
言盛治者稱三代不衰也嗣是而降去唐虞三代遠矣安馬
上之習而新語之猷陸賈徒肆乎空言尚經術之名而曲學
之說公孫得容于阿世盡言無隱魏徵之正直似矣而大綱
未正不能措其主于三代之隆論語半部趙普之治平似矣
而國勢不振不能致其君于雍熙之食甚至假經術以經世
務而上慕唐虞之言徒爲欺君罔上之策其相得之情雖或
時一見焉而交儆之道則槩乎其未有聞也求其相得交儆
以盡克艱之任君逸臣勞以成致治之美者不有見于

今日乎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繼天立極應人其統正華夷之大分復萬古之綱常
一時經制之謨真足以並唐虞而邁三代矣觀其書大學衍
義于廡壁而謂學士宋濂曰朕之爲君上畏天下畏兆民
兢兢業業不敢自逸大哉

皇言其深明人君克艱之任者乎 臣嘗伏讀

聖訓諸書而知

聖祖所以盡其克艱之道者至矣論道主乎執中稽至本乎克己至于

祖訓之制尤所以示貽謀燕喜之道者自持守以至國政而大綱具張自禮義以至供用而萬目備舉他若

聖政之記通訓之章大明日歷之編存心省躬之錄其修身体道立綱陳紀所以遺萬世

聖子神孫之太平者詳且悉矣

聖作物觀而一時名世之臣雲從景附以弼成大業先幾如劉基孝行如宋濂徐達之沉毅端重常遇春之剛毅乃畧李文忠之器量沉闕沐英之謀慮深遠至于陶安之議論無雙王禕之學燕體用上下之間咸有一德信非漢唐宋之君所能及也

列聖相承重熙累洽而明良相遇之感蓋先後而有光矣我

皇上以憲

天法

祖之心懋高明光大之學

敬一傳心仁孝持念祭祀必致其精

誠憂勤先謹乎天戒則天德之純有以裕內聖之體矣

勵精圖治誠心愛民感戴不得恃恩近恃不得于紀躬藉田之

耕下賑恤之詔則王道之備有以達外王之用矣

陛下撫日中之治而勤克艱之思信足以副

上天簡昇之明命而民胞物與未嘗少忽者也

德意所及萬方之黎庶皆將樂樂利利思觀德化之成而况爲之

臣者尚忍負之乎是以中外臣工莫不祿志慮以承休德大

臣法小臣庶三孤弘化六卿分職至于分藩專城秉旄使節
文武之臣日思效忠而宣力者皆曰將以翼

九重恭已之化矣然而

聖制有曰為臣者無克艱之思每懷欺于謗甚至勾沙漠以為骨
肉但逞劫主之逆不顧胞與之害此其至大者臣請得而言
之臣聞之曰治世非無小人也難乎其為小人亂世非無君
子也難乎其為君子明于此者可以知其故矣昔唐虞之世
賢聖滿朝而有方命之蘇野無遺賢有虞之治至矣而比周
為黨復有一共工焉堯舜不以蘇為共工而盡乎在朝之輔
佐而後世之尚論者亦未嘗以此而病堯舜官人之明也

陛下以堯舜之心為心以堯舜之治為治而在廷之臣復以堯舜其
君為已責堯舜不能無其工伯也小人之病國難處世豈能心

其無哉故今天下之臣其在

朝廷輦轂豈無秉義竭忠之臣然而遠上所好朋友作仇者未
盡無也其在百工庶府豈無亮采惠疇之臣然而納賄招權
誣上自恣者未盡無也其在內臺司諫豈無彰順匡過之臣
然而附和面從黨同伐異者未盡無也其在軍門督府豈無
鷹揚効死之臣然而剛愎自用貪殘少恩者未盡無也其在
藩果守令豈無旬宣和惠之臣然而遠道干譽尸祿養望者
未盡無也甚者剝民之膏脂以肥其家竊君之榮寵以張其
勢掠人美以市恩恣已私以敗度者未盡無也人之度量雖
智愚相越存乎御之何如耳陸贄曰漢高棄大度故其時多
瑰傑不羈之才漢武好英風故其時多瑰傑不羈之才漢宣
精吏治故其時多淳淳良核實之能言下之區乎所率也漢之

三君固非純于王道之末然而御臣有美道則臣下之德亦隨之而况

聖明之世陋三君於不肖者乎夫君猶孟也臣猶水也孟固則水隨以圓孟方則水隨以方惟在

陛下轉移之間耳臣願

陛下崇寬大之體廣虛受之衷委任而相得益彰論道而交儔不替忠邪當辨而大臣之細過勿詰可也事理當審而言官之狂慝者勿遽震之威可也罔上當懲也而事無首尾之相凌及者勿槩坐可也陽是陰非臆度附會者可誅也而所見不同本無意絕者勿坐其生可也託忠賢以為腹心開言路以廣耳目君有匪懈之誠臣懷媚上之忠而從後言如舜之戒禹也無怠無荒如益之所以舜也蓋梅舟揖如禹

者未必盡長服采者未必盡短也而何以望天工奏熙亮之績然則明察獨昭選舉因人而當權衡無頗論辨隨器而施端有賴於今日矣欽惟

皇帝陛下

竄聰明而作

勤學問而神

納諫如流覽數萬言於宵衣旰食之際
愛民若子掄二千石於頹川渤海之間

右御書左御圖論道進三公惟取半部能安天下

朝謀綱夕謀紀經邦分百執欲求三策可致太平此誠至德深
心莫罄口揚筆述乃猶望道未見視民如傷進臣等於

朝廷而諮之力洗目前之弊希登隆古之風此雖帝之有容王

之有訪無以過也臣自維新進敢任臆識以議大政然承問而對臣之分也不欺所學臣之志也敢不披心露胆悉陳以獻乎臣聞之君猶天也天無爲而爲四時之宰兩暘寒燠各式其敘而不亂則歲功以成君猶心也心無動而爲五官之主肅又哲謀各守其官而不亂則人事以理今夫內之有沃心謀道之佐外之有理煩治劇之臣是天之有四時也心之有五官也而邇之而大府三事未協遠之而五行八政未諧是四時不若其序五官不奉其司也豈知人之道未盡得歟抑用人之法未盡詳歟臣請一一言之伏讀

制策有曰夙夜圖治與大小臣工講學議政與登上理而紀綱猶有未振法度猶有未張從來帝王之興綱紀不一法度亦殊而要之綱紀之所以克振者振之以公法度之所以克張者之所以望傳說也敬勝急勝如太公之所以合武王也君臣之間手足腹心相待一体則感恩而圖報者咸欲自靖而自獻也况臣子亦素有忠君愛國之心乘時而思奮者乎由是懷才以效用者志存乎立功負德以匡時者事專乎報主廊廟之臣誠篤輔弼諸司之臣誠竭贊襄臺諫之臣誠盡其言藩臬之臣誠修其職郡邑之臣誠效綏牧封疆之臣誠固捍禦禦修於家者用

天子之廷宣諸言者措躬行之實所以翊

陛下垂拱之化者在於此矣是倫四時五氣各司其職而君人者如天運於上不勞而化成者也君逸臣勞之義固當求盡其責然爲臣克艱之道實有未易盡者臣請得而終言之蓋昔先王之世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是以綱紀畢張

而上下並福也然治內者文臣之責治外者武臣之任合
殊之政雖亦同於往古而內郡黎民之困外境兵政之弊則
亦有可言者矣以民之困言之倉箱無卒歲之儲田里無口
分之業南則病於稅產之虛北則病於邊防之擾至於災異
之地猶失撫字之方封洫溝渠鞠為草莽仰食待哺之民
轉而不能自給是以流離載道攘劫為生則民之窮亦已極
矣

臣下持由胞及與之仁而為臣不能致

國家於民康物阜之化甚非所以仰承克艱之意也更化善治
者尚當求先王治內之政乎必也重守令之選節浮冗之
將撫字之恩夫

國家所以敷德意而拯救民者惟守令耳守令得人則承流

化可以恤民情之隱浮冗既節則食寡用舒可以裕財賦之
源撫字以時則惠溥情懇可以固一體之愛如是而民生日
厚民行日興暖衣飽食之衆皆有勇知方之徒也以兵之弊
言之勾稽有冊矣而行伍則虛簡閱有規矣而老弱如故校
練有期而朽甲鈍兵無以當折衝之需侵兵有禁而私役專
利不足以一效死之心是以內地空虛邊境弛備此虜縱橫
而縮頸股栗盜賊竊發掩耳而不顧聽則兵之弊亦云甚矣
陛下思患預防軫念於四夷之守而為臣者不能為萬全之謀國
家所以委任典兵之謀為臣所以業官盡職之道皆不如此
也揀弊以壯國者尚當求先王治化之政乎必也重將帥之
選慎教習之法嚴冒濫之刑失將帥之任

天子所以托重恃力而振

國家威嚴之勢者也將帥得人則干城之心可以厲安懷之守
教習時慎則步伐整齊可以備折衝之謀冒濫有刑則號勇
克實可以祛疲弱之病由是律嚴明威日振干戈甲冑之士
皆藩城衛國之民也治內治外兼舉不偏則文武之臣所以
盡其克艱之任者力行而身體之矣

陛下擴天下之德而留心於民群臣承付託之重而效忠於
君君臣之間各盡其道則惠澤日宣教化洋溢舉斯世之民而躋
之仁壽之域無有難為者尚何

九重垂拱平成之化不可致哉雖然帝王願治之心無窮臣子愛
君之心無已國家御臣之道揀時之政前已備矣至於根極
要領之論臣復躬有說焉臣聞之孔子曰為政在人取人以
身董仲舒曰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

化可以恤民情之隱浮冗既節則食寡用舒可以裕財賦之
源撫字以時則惠溥情懇可以固一體之愛如是而民生且
厚民行日興暖衣飽食之衆皆有勇知方之徒也以兵之難
言之勾稽有冊矣而行伍則虛簡閱有規矣而老弱如故校
練有期而朽甲鈍兵無以當折衝之需侵兵有禁而私役專
利不足以一效死之心是以內地空虚邊地備壯虜縱橫
而縮頸股栗盜賊竊發掩耳而不顧聽則兵之弊亦云甚矣
陛下思患預防軫念於四夷之守而為臣者不能為萬金之謀國
家所以委任典兵之謀為臣所以業官盡職之道皆不如此
也揀弊以壯國者尚當求先王治化之政乎必也重將帥之
選慎教習之法嚴冒濫之刑夫將帥之任

天子所以托重恃力而振

國家威嚴之勢也將帥得人則千城服心可以厲安攘之業
教習時慎則步伐整齊可以備折衝之謀冒濫有刑則號勇
克實可以祛疲弱之病由是律嚴明威日振千戈甲冑之士
皆藩城衛國之民也治內治外兼舉不偏則文武之臣所以
盡其克艱之任者力行而身體之矣

陛下擴天下之德而留心於民群臣承付託之重而效忠於
君君臣之間各盡其道則惠澤日宣教化洋溢舉斯世之民而躋
之仁壽之域無有難為者尚何

重垂拱平成之化不可致哉雖然帝王願治之心無窮臣子愛
君之心無已國家御臣之道揀時之政前已備矣至於根極
要領之論臣復躬有說焉臣聞之孔子曰為政在人取人以
身董仲舒曰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

以正萬民皆言人君一心用人之本也

陛下紹心學之傳發道統之秘

允章端默而養子虛明湛一之體則

聖心之純固足為照臨百官之本矣然慎終如始尤

聖心之所宜留念者臣願

陛下於宮闈深邃之中心氣清明之際靜虛動直以植乎此心之

本察識擴充以達乎此心之幾使天理常明私欲淨盡則心
無不正身無不修而取人之本正矣由是而藻鑑清明群邪
不能為之惑權度精切衆說不能為之淆取舍不累於受憎
賞罰不徇於喜怒猶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而自應者也
百官之正萬民之正一惟預養此心之所運耳四海之內又
孰不聞盛德而來臣哉臣也尋章摘句非有正大不易之論

然而狂瞽之見始以御臣之道為

陛下告終以取人之本為

陛下勉惟以明諸其心上不負

陛下下不負所學而已惟

陛下憐憫愚誠而留神嘉納臣不勝戰兢顛越之至臣謹對

丙辰科嘉靖三十五年

皇帝制曰朕惟

天命立君以宰於率土必有分理協助之臣所謂鄰哉鄰乎光
之克聖不有高賢大良之助豈二聖獨勞耶夫以古元首股
肱真是一体上下相資不若茲時之大不同者朕以心腹置
人心腹中何乃視我仇讐焉安望為國恤民也朕固無知人
之哲能官人之智我欲聞是知能之方爾多士目覩既真當
有益我知能之道悉著以對勿諱勿欺

臣諸大綬

臣對臣聞帝王之制治於無疆也必君臣相孚而後成德業
之盛必仁義相濟而後得馭臣之方何者君猶天也臣猶四
時五行也天道有默運之神而所以普生成之功者未始不

由於四時五行之布人君建維皇之極而所以達政教之廣者未始不賴于公孤司府之承然而君之於臣也其心一其任專故每盡夫使下之道而臣之於君也其分懸其事廣矣未篤夫事上之誠於此而欲馭之有方以致乎相孚之美之協助以臻夫至治之隆必也仁義之相濟乎仁也者溥之以恩而格其報禮之重者也義也者裁之以法而格其頗辟之私者也有恩以溥之則臣皆秉忠愛之忱而不忍欺有法以裁之則臣皆存寅畏之念而不敢欺愛畏之情交於中而靖恭之節著于外由是百官盡克艱之道庶政有維和之休猶之四時之各宣其氣也五行之各司其候也而天道之運於上者自然高明而悠久不言而成化矣此唐虞之世所以明良喜起而道協於一心德業光昭而治隆於千古也不然

皇帝陛下

稟剛明純粹之資

秉仁義中正之德

恭默體道而上通

天載之神

推誠任人而允升大猷之治

盡倫盡制握君師治教之權

建極建中闡帝王精微之學

文命敷於四海

聲教達於八紘德已崇矣業已廣矣然猶

聖不自聖進臣等于

廷

俯賜清問即臣等目覩之事詢臣等知能之方

能仰承

德意然人臣之道事君之義臣講之素矣敢不披瀝以對揚萬

一耶臣聞之傳曰天生民而立之君蓋言天為萬物之祖而不能盡左右之方故擇天聰明之蓋者而隆之以君師之任是代天之道者君也當以天之心為心者也禮曰設官分職以為民極蓋言君出庶物之首而不能兼百職之繁故擇賢才之可任者而委之以輔理之責是代君之事者臣也當以

君之心為心者也君以天之心為心其道法天而不私以無心成化為至故君道常主乎逸臣以君之心為心其道從君而不二以夙夜匪懈為至故臣道常主乎勞粵稽諸古帝堯之德欽明文思允恭克讓固至極而無以加矣然其所以致時雍於繼之休者堯非獨為之勞也當時若羲和授時舜納百揆益烈山澤禹抑洪水執非賢良之臣為之惠疇若采而分理協助於下耶故稱堯之治者謂之則天言其同天之無為而蕩蕩乎無能名也帝舜之德濬哲文明溫恭允塞亦至極而無以加矣然其所以致四方風動之治者舜亦非獨為之勞也當時若皋陶明刑稷教稼穡伯夷典禮後夔作樂又執非賢良之臣為之奮庸熙載而分理協助於下耶故稱舜之治者謂之無為言其得人之甚逸而雖盛德茂以加也夫

語治至於唐虞亦云極矣為君至於堯舜亦可以無憾矣其必任乎臣隣如此則夫君享其逸臣任其勞固天地之常經而萬世之定論也但君之視天下也猶一身而人臣則或自私其身君之視天下也猶一家而人臣則或自利其家蓋自漢唐而下迄於宋元風會日漓淳龐寢散其間忠臣良相雖不無可稱而求其百僚師師如古唐虞之盛殆不可多見矣洪惟

太祖高皇帝應運開基統天立極而一時豪傑之士雲附景從名劉基之明炳宋濂之學行徐達之沉毅常遇春之勇畧陶安之論議王禕之忠自率皆進之帷幄列之後先同心協德以共成一代光明之業交歡濟美而永昭萬世無疆之休畀由我太祖天錫神聖而馭臣有方實亦一時諸臣慶知遇之隆表匪易之節忠愛而不忍欺寅畏而不敢欺也今我

皇上

又道成化

純心用賢委任之專也諛間不能携其情責成之久也進退得以行其志一有微能則因能而受之任不惜夫爵秩之隆一有微功則因功而加之賞不靳夫匪頒之賜至於禮意之優渥蓋乎若陽春

訓諭之叮嚀藹然如父子

陛下之所以待群臣者直可謂推心置腹而相待一體者矣三公九卿百司庶府圓覆疇之化而共荷夫生成浹雨露之恩而咸思夫報稱固亦更相淬勵勉自修省以求不忝於厥職無媿於乃心然而人心不同智愚相越即今觀之臣未敢謂盡

如唐虞諸臣之良也亦未敢謂盡如

國初諸臣之盛也臣伏讀

聖制有曰夫以古之元首股肱真是一體上下相資不若茲時之

大不同者朕以心腹置人心腹中何乃視我仇讐焉安望為

國恤民也臣因是仰窺陛下之心任賢所以為國使臣將以恤民是誠以天之心為心者

也凡茲臣庶咸宜以陛下之心為心而今有不盡然者將安所逃於天地間耶然臣嘗

聞之治世非無小人自難乎其為小人亂世非無君子自難乎其為君子方

今道協太平世登盛治而諸臣之中間有不率者是亦治世之

小人也不可以是以槩視諸臣也願所以馭之何如耳今夫元首股肱相為一體君上臣下道每相資非古之時為然而今獨不然也良以古之人心即今之人心而今之士習非古之士習古之人臣真視君真猶元首也其事是君真猶股肱之衛元首也皆根於心之不可解而發於情之不可遏愛而彌篤不敢有一毫之自私也敬而罔怠不敢有一毫之自四也而今之事君則有不盡然者坐而論道非無秉忠竭誠之臣而懷欺徇黨者亦容有之矣起而作事非無文忠宣力之臣而怠事苟祿者亦容有之矣藩屏四方固有旬宣而惠和者而尸素養望亦未必其盡無也擁麾分閫固有戮力而矢心者而損威失重亦未必其盡無也此其心非始於一念之自私則始於一念之自四惟自私則忠愛之情疎而不能懇切真誠以服勤乎王事惟自肆則敬畏之心怠而不能嚴恭

格以祗名乎明威以此為國要望其輔理之功以此為民安
望其勤恤之政此誠有如

陛下之所諭也然而自負其心則亦自貽其戚若萬物之自棄於
大造而奚虧於天地之化乎若人子之自棄乎順德而奚虧
於父母之慈乎

聖制乃曰朕固無知人之哲能官人之智而下詢臣等以知能之
方臣竊仰見

陛下離照無私明見萬里之外

乾剛獨斷總裁庶政之幾別邪正之途而凡臣庶之隱幽咸得
其情一日月之照臨而萬物莫不被其光也盡器使之道而
凡大臣之任使各因其才一四時之順布而萬物莫不得其
所也然則知人之哲能官人之智固已曠千古而同符堯舜矣

臣愚一得之見則有仁義相須之說焉謂之仁者非如息之
謂也念一体之係而推容保之恩使之親而不相間耳謂之
義者非刻簿之謂也防慈愛之流而用威克之道使之尊而
不相玩耳斯二者在

陛下已預養而時出之而臣復以此為言者蓋以諸臣之中賢否
殊途固有戴仁以圖報者矣而亦有見義而後懲固有感恩
以作忠者矣而亦有畏法而後勸殆不可以一例齊也今

陛下之於臣寵之以祿秩榮之以聲名忠信以孚其心禮義以重
其任仁無不至矣意者一於慈惠則惠襲而不以為恩過於
寵榮則寵加而不以為德秉忠竭誠者任之彌專可也其或
懷欺而徇黨則天討之彰可不行欺效忠宣力者委之不足
可也其或怠事而苟祿則廢黜之典可不主豈旬宣惠和哉

進之崇階可也其或尸素而養望則三載之考可不廉矣
力失心者託之闕外可也其或損威而矢重則三錫之命
不慎欵又或間行不測之威以懾奸宄之志時申核實之念
以稽文飾之奸某稱賢能也必審其賢能之實而名浮於德
者在所不庸某稱課最也必核其課最之詳而祿浮於功者
在所必黜某也任某事克勝其任旌之可也苟受直而怠事
則懲其疎曠之愆某也舉某人負所舉賞之可也苟阿私
而徇私則治其欺罔之罪推而至於天下之大四海之廣自
大臣以督監司由監司以督守令潢池之弄兵未息則知其
保障之才疎閭閻之貧困未蘇則知其催科之政急嚴明守
賞罰而大起精明之功振肅乎紀綱而痛革因循之弊使天
下先聳心志聚會精神如手持而足行目視而耳聽皆流

乙未科順治十二年

皇帝制曰朕惟古法之隆政教彰明於上六府孔修黎民於變四
岳九官十二牧協恭和衷股肱良而庶事康猗歟盛哉朕今
夙夜圖治與大小臣工講學議政冀登上理而紀綱猶有未
振法度猶有未張賦稅考成非不屢加申飭而官吏之耗蠹
尚滋盜賊勦撫未盡合乎机宜而小民之安枕無日其故何
歟揆厥所由良以百凡有位偏私難化瞻仰情面者多實心
擔當者少茲欲重新整頓大破積習俾各興事慎憲共矢公
忠何道而可從來有治人無治法豈非人存則政舉而用人
爲理財之本知人尤安民之要歟爾諸士懷家修而際
廷獻其詳切敷陳以真學問爲真經濟毋事襲浮朕將採擇而
施行焉

臣對臣聞帝王之馭宇也用人爲先而帝王之用人也知人爲要知其人足以理財而用之以理財財源開而財流節司農可無會計之虞矣知其人足以安民而用之以安民民生厚而民德正百姓可無仇離之嘆矣知其人而不爽其鑒用其人而不違其才古者綱紀修明法度釐飭賦稅定納粘納采之制而國用充足箕斗之制不興草野樂耒耜舉趾之休而民生悅康烽火之驚不作得此道也大抵知人不爽其鑒則凡入其鑒者賢能畢辨故大小罔不和衷以盡職用人不違其才則凡抱其才者短長畢試故內外罔不協恭以稱位設也知人而爽其鑒恐師師者未必盡賢濟濟者未必盡能也而何以異庶事無叢脞之憂設也用人而違其才恐服休

於元氣從令於天君呼吸運動神應感徙而莫有不靈攝者斯則義之用也而實所以濟子仁也法之裁也而實所以行乎其恩也凡茲臣庶皆將感乎仁而興忠愛之忱服乎義而存寅畏之念在內者務啓沃之忠而思所以盡其道爲丙魏之同心輔政爲房杜之明斷相資而坐而論道者罔不良矣爲汲黯之鎮重社稷爲陸贄之竭忠贊襄而起而作事者罔不動矣在外者效承宣之能而思所以供其職爲龔遂之寢懿勃海爲文翁之興學成都而藩屏四方者罔不勤矣爲裴度之削平淮蔡爲韓琦之坐攝西羌而擁麾分閫者罔不競矣元首明於上而股肱懷勵翼之誠履心置於人而手足效維持之義如此而喜起慶歌之感豈徒專美於唐虞而已哉此非臣之私言也唐虞之時節命乎時而上下交孚太和之

氣象固可想矣然而四凶之誅未嘗少貸焉是未始不教之以義也我

太祖之時群臣協心而共成大業情意之浹洽固云至矣然而賢
奸之辨因而作偽焉則亦何嘗不裁之以義耶蓋仁者天地
之和氣也義者天地之肅氣也人君繼天而出乎治憲天以
立夫極則法其和而為仁法其肅而為義其道固所以相濟
而不可以相無也然臣又聞之先儒曰仁可過也義不可過
也故天地之道和風其雨長養萬物其機未嘗或息而雷霆
之震霜雪之擊則一時見焉是仁義之用雖天地固已酌而
施之矣

陛下深仁厚澤淪浹人心如和風之鼓舞其雨之滋潤天下莫不
被之而間一行義以遏惡懲奸固有斷不至於過者然而休

天之心憲天之道寧過於仁而無過於義此實臣之所以
倦仰望於

陛下者也如事可罪也或原其過誤之情言雖慙也或諒其忠誠
之惘擴包荒之度而罪宜從輕開遷善之門而刑過無小則
天下皆知

陛下之用義也用乎其所當用者也其裁之以法也裁乎其所不
得不裁者也而凡人臣之沐浴於深仁者固已德一而心同
其自罹於罪愆者亦皆心悅而誠服如萬物之於天地然雖
覆之而無憾如人子之於父母然雖勞之而無怨矣此之謂
仁育義正相兼相濟固不以恩而廢法亦不以法而傷恩斯
天地之全德而帝王之中道也乃若張鼓舞之大機用磨礪
之大柄使天下士即未仕之初而預養夫忠貞之志當既仕

之日而益堅夫篤業之貞則學校之教考課之法殆亦不可
變焉蓋學校之設風俗之開也今仕初習句讀而其心多以
愛身肥家為圖則及其筮仕也授以官秩而藉為媒剝之階
委以任便而視為肆志之地為德為民養之無素而安望其
能盡然耶是故必重學校如古三物之教六德之修使窮居
之日已真知夫君臣之義如范仲淹自秀才時遂以天下為
已任則行義之際庶幾不實其塞而忠君愛國自有所不容
已矣考課之典賢否之別也今庶官因緣為奸而典銓或未
得其情偽之實則雖亦猶夫考課也然賢者未必褒而為善
之心日弛不肖者未必斥而僥倖之心日甚黜陟幽明不無
失當而安望其能勸懲耶是故必嚴考課如古八法之治六
條之察使不才之流不得濫夫名器之重如三代盛時官不

及私昵爵罔及惡德則忠良之臣庶幾益加激勵而鞠躬盡
瘁亦在所不敢辭矣此二者亦皆所以行仁義之道而感率
人臣以效忠者也若夫明哲以知人論官而器使則固陛下
陛下德明德威之餘事耳而臣又何容贅耶抑又有獻焉仁義之
德原於天而根於心心焉既正則一念之慈愛即為仁一念
之裁制即為義時而出之金行而不悖舉而措之參和而不
偏皆此心之妙用焉耳臣願

陛下益純敬一之功慈養淵明之德澄心正極省慮涵虛有敬止
之純矣而務底於緝熙有剛健之體矣而必期於不息則精
明之中萬理咸備公溥之內至德渾全存諸中可以合天心
達諸外可以發天機時焉以仁而用恩即天之和煦而不流
也時焉以法而用義即天之肅烈而不過也王道普和平之

美庶官成效順之風

至治保于無疆而

萬壽引于弗替天下

臣等

不識忘諱冒瀆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

臣謹對

已未科

嘉靖三十八年

皇帝制曰朕恭承

上天明命君此華夷亦既有年矣夙夜持敬不敢怠恣一念在民
欲人人得所夫何與我共理者彼各一心皆承見以我心而
是體百務惟欺君以欺

大害民亦害物彼常言之者彼益背而棄之夫大學之道專以用
人理財為急用得其人政自治財理得宜用自足吁人不我
用而代理之責豈我獨能耶若欲聞人得用財日理以至治
貪刑平華尊夷道又安之計何道可臻爾多士其言之必盡
所懷焉

丁士貪

臣對臣聞帝王之致治也必若臣交徵而後可以底德業之

成必人臣自靖而後可以盡代理之責何者天地之大德曰
生而其所欲生者莫甚於民故立之君以理之是君也者承
天之命者也當以天之心為心者也聖人之大賢曰位而所
以守位者當要於得民故設之臣以分理之是臣也者承君
之命者也當以君之心為心者也君以天之心為心則有純
天之心憲天之政宗子之責盡矣臣以君之心為心則事君
如事天事君如事親家相之責塞矣是故君責任乎臣臣責
難於君是謂交儆交相得而益寧泰道之所以成也志存乎
立功事專乎報主是謂自靖君得臣而化行理道之所以成
也然則一心一德君臣固當共成其休而自靖自獻人臣又
可不自盡其心也哉帝王所以禮樂明備而天地官刑政肅
清而人民服蒞中國而內順治撫四夷而外威嚴者胥此又
儆之誠自靖之誼有以致之也恭惟

皇帝陛下稟剛健中正之資合天地陰陽之德際中興極治之
成明聖作述之能至道起於元始而靈貺昭祥精誠格於
重玄而休徵協應德教洋溢於域中威聲振揚於海外嘉靖萬邦
迄今三十又八載矣臣竊伏草茅書被

治化何幸聞於天覆地載之中而遊於鸞飛魚躍之境也乃今
萬幾之暇進臣等於

廷

俯勝清問首言夙夜祗畏之心次言臣工欺慢之失終及用人
財之道久安長治之方臣有以仰窺

陛下之心視民如傷之心望道未見之心也敢不披瀝愚衷以對
休命于萬一耶臣聞之書曰惟天地萬民父母惟人萬物之靈

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又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益言天有父母斯民之心而不能直遂也於是即億兆之中擇夫聰明之盡者而昇之以統一華夷之位焉是君也者上焉而有奉天之責也子道係焉其不敬歟下焉而有子民之責也父道係焉可不勤歟天之與民其理一也敬之與勤其撰一也故明此於二帝其道隆矣然必曰欽若昊天必曰敬授人時也必曰勅天之命必曰食哉惟時也明此於三皇其治烈矣然必曰昭受上帝必曰下民昏墊也必曰顧諟明命必曰予惠困窮也必曰亦臨亦保必曰卑服即工也必曰恭天成命必曰大賚四海也若是者何居君道則然也故君必敬天勤民而後為克君臣又聞之書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而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

不惟逸豫惟以治民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益言君有父子斯民之心而不能自遠也於是即顛聚之中擇夫賢才之俊者而與之以共理民物之責焉是臣也者上焉而有代終之義也為上為德敢或欺欺下焉而有長民之寄也為下為民可或害欺君之于民其禮一也忠君愛民其心一也故明此於舜禹其績昭矣然必曰熙載而亮工必曰柔遠能邇也必曰過門不入必曰敷土奠川也明此于稷契皋陶伊傅其職備矣然必曰樹藝五穀必曰敷敷五教也必曰思日贊襄必曰知人安民也必曰俾后克壽必曰時予之辜也必曰以匡乃辟必曰以康兆民也若是者何居臣道則然也故臣必忠君愛民而后為克臣三代而下英君謹時代有作者而昏迷而怠棄而抑侮而廢道者

比比也名卿碩輔亦不乏人而誣上而盡國而慢君而賊民者比比也則知唐虞三代之所以久安長治者非其氣數之適然也其君臣之交修交省其人臣之自請自獻者有以望之也後世之所以不能有唐虞三代之治者亦非其氣數之適然也其君臣之以違以豫其人臣之自私自利者有以望之也仰惟

陛下仁孝之德上通於天樂利之休磅礴於地

臨御以來

德政之洋溢固不能以殫述而敬

天勤民又為先務之急者焉觀諸

欽天有紀煥發昭事之忱

大報有歌不替祗香之敬以至因星變而

勅諭因水旱而責躬寅奉之心徹顛微而無聞其敬

天也何如其至也殆與堯之欽天舜之勅天禹之昭受湯之自

文之臨保武之恭承一而已矣

無逸有殿克念小民之依

龜風有亭昭示力本之故以至發

內帑以賑民窮減貢獻以節民力惠恤之念合遐邇而皆然其

勤民也何如其切也殆與堯之則天舜之好生禹之盡力湯

之子惠文之知傷武之若保一而已矣然

陛下敬

天之心實已至而臣之奉承

德音者每不能精白以承休

陛下勤民之心何其殷而臣之系流宣化者每不能忠誠以仰

其在

朝廷鞏固必有竭忠秉義之臣矣而違上所命誣上行私者未必其盡無也其在百司庶府固必有效忠宣力之臣矣而靜言庸違道於譽者未必其盡無也其在內臺司諫固必有匡救啓沃之臣矣而阿意順旨容悅面從者未必其盡無也其在藩臬守令固必有旬宣惠和之臣矣而尸素養望苟且塞責者未必其盡無也其在軍門督府固必有忠勇致身之臣矣而懦怯債事坐損國威者亦未必其盡無也又其甚者上以欺於

君仰以欺於

天脆則害於民與則害於物誠有如此

陛下之所言者甚伐

陛下以天之心為心而諸臣不能以

陛下之心為心也凡爾諸臣蚤夜以思各務自靖儼恪以圖之兢兢業以承之敬其事而後其食毋私便其身圖豕宰以掌邦治也則曰吾黜陟必公司徒以掌邦計也則曰吾出納必允宗伯以掌邦禮也則曰吾教化必修司馬以掌邦政也則曰吾軍屬必恤司寇以掌邦禁也則曰吾不可以不得其情司空以掌邦土也則曰吾不可以不與其利以沃君心以弼君違而臺諫之自靖猶是也大法小廉百官修輔而自靖如一焉則人各無負於心矣無負於心則有裨於民而能以君之心為心矣是人臣之自靖者始於一念之不欺終於有孚之應也其不能自靖者始之內以欺于心終之上以負天子也

有君如此寧忍負之耶伏讀

聖制曰大學之道專以用人理財為急用得其人政自治財理其
宜用自足吁人之不我用而代理之責豈我獨能耶臣以為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德
也君道不勞而庶績熙洽功成者公孤論道六卿丞屬嚴其
教也使舉代天理物之責而望

陛下以獨能是猶長養萬物甄陶萬類不必四時之生成五氣之
翕散而望於穆之天道以獨運其化也不曰聖如堯舜而水
土之平稼穡之教必有賴於禹稷之賢五教之弼山澤之
必有待於皋陶伯益之儔耶臣又伏讀

聖制曰茲欲聞人得用財得理以至治美刑平華尊夷適久安之
計何道可臻且欲臣等有言之必盡也臣竊以為用人有
務乎聰明之實而已矣何謂聰明之實精其選嚴其謂久

任而已矣是故精擇於未用之先如其道德經濟之無懈則
雖沉淪草澤隆之久任可也古有說葉傳岩而爰立作相者
矣慎察於既用之後如其貪殘寵賂之用彰則必糾之重罰
勿徇其譽言可也古有烹阿大夫而齊國大治者矣責成於
考績之餘如其政績顯著則增祿進秩勿移其地可也古有
為京兆九年者為郡守十年者或請久任或諫數易者矣知
是而人之不我用者未之有也理財有道理其所以耗吾財
者而已矣所謂理其耗者去三浮汰三盈審三計而已矣夫
故官浮於冗員也祿浮於冗食也用浮於冗費也此之謂三
浮去浮以存約魯鞏之說可奉也賞盈於太濫也俗盈於太
移也料盈於太趨也此之謂三盈酌盈以濟虛陸贄之說可
奉也有不終歲之計下也有數歲之計中也有萬世之計上

也是誠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盜賊不能使之困
軾之上計可圖也如是而財之不理者未之有也
人理財之方也所以求端用力之地
子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言純心用賢之本也

今日之用人亦曰在

陛下之居敬而已矣居敬則明通由是而照臨百官將賢否不能
淆邪正不能眩也居敬則公溥由是而鼓舞群動將賞罰無
所私彰瘴無所徇也以之而取賢歛財則臯陶稷契之在列
而善人為寶矣以之而黜伏庸回則共工驩兜之放遠而不
畜聚斂矣此又非用人大本乎伊尹曰慎乃儉德惟懷永
圖言克儉為君道之大也

今日之理財亦曰在

陛下之崇儉而已矣崇儉則後宮無曳地之衣由是公卿
之素勲戚有馬廛之風也崇儉則一人情露臺之費由是百
官有羔羊之節兆民有蟋蟀之儉也自是而開財之源則生
之者衆為之者疾而有財有用矣自是而節財之流則食之
者寡用之者舒而以財發身矣此又非理財之大本乎本立
則末治上行則下效由是身帥天下而興讓與仁將治日益
美大畏民志而使民無訟將刑日益平正是四國而中國治
安將華日益尊蠻貊率俾而守在四夷將夷日益道由是而
下為於億年中是而傳世於萬葉聖神功化之極久安長治
之方要在本原之地加之意而已矣臣草茅狂瞽不識忌諱
干冒

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臣謹對

